

何遜傳記研究

李金星

壹、何遜傳記資料及特色

何遜的傳記資料，現在知道的有梁書文學傳本傳（註一）、南史何承天傳附傳（註二）、王僧孺撰「何遜文集序」（註三）、不知撰者的「何遜墓誌」（註四）及何融撰「何水部年譜」（註五）等五種。「何遜墓誌」係根據仇兆鰲杜詩詳註〔鹿頭山詩〕註語得知。註語引文僅「競收揚馬」四字而已，對了解何遜生平並無實際幫助。在墓誌全文既不得見，而僅見的這四個字又與王氏所撰的文集序完全相同的情形之下，我很懷疑仇氏註語乃引自文集序，不過却將出處訛誤了。「何遜墓誌」可能並不存在。「何水部年譜」見於何融「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」一文的引述，經多方搜求，仍無下落。因此上述五種有關何遜生平的資料，實際上只有前三種可供利用。這三種資料內容非常簡單，略加說明如下：

梁書何遜本傳，全文約五百字左右，扣除傳末敘述虞騫、孔翁歸及江避等三人的部分，真正與何遜相關的文字也不過三百五十字。以如此少量的篇幅、字數，想要描寫一個人物的生活，當然只能呈現出一些極簡單素樸的事實大概。可是在這篇傳裏面有兩個特色却值得我們注意：第一個特色是，傳文內容偏重於記錄當時文士范雲、沈約及梁元帝對何遜的批評。傳文記錄時人的批評，少對傳主做詳細深刻的描述，這和後漢書黃憲傳（註六）的情形頗為類似，拿黃憲傳做比較分析，可以瞭解它的特殊意義。范曄在黃憲傳中，沒有記載黃憲的身材、面貌，也沒有記載他的任何言論和著作，對黃憲的身世背景，只有「世貧賤，父為牛醫。」一句簡單的記錄。至於生平事蹟，也只是「太守龔在郡，禮進賢達，多所降致，卒不能屈憲。」及「憲初舉孝廉，又辟公府，友人勸其仕，憲亦不拒之，暫到京師而返，竟無所就。」寥寥幾句而已。其餘的傳文部分，都是記錄當時的名士、公卿或學者，包含荀淑、袁閔、戴良、陳蕃、周舉、郭太以及范汪等人對他的觀感和批評。例如：「同郡戴良，才高倨傲，而見憲未嘗不正容，及歸，罔然若有失也。其母問曰：『汝復從牛醫兒來耶？』對曰：『良不見叔度，不自以為不及，既睹其人，則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固難得而測矣。』」又如「同郡陳蕃、周舉常相謂曰：『時月之間，不見黃生，則鄙吝之萌，復存乎心。』及蕃為三公，臨朝嘆曰：『叔度若在，吾不敢先佩印綬矣。』」藉著這些時人的觀感和批評，却使我們對於黃憲的道德節操、人格性情有更清晰的體認。梁書何遜傳祇是簡單記錄何遜先世及經歷，對何遜的性情、思想、生活無片言隻語介紹。其餘大部份內容則分別記錄范雲、沈約、梁元帝對他的批評。如記范雲批評說：「頃觀文人，質則過儒，麗則傷俗，其能含清濁，中

古今，見之何生矣。」沈約評何遜詩說：「吾每讀卿詩，一日三復，猶不能已。」元帝評論說：「詩多而能者沈約，少而能者謝朓、何遜。」經由這些批評，使我們對何遜的文學成就有比較清楚的瞭解。何遜傳本質上是一篇文人傳，傳中最好是轉錄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其次則是記載時人對作者的評價。梁啓超說：

做文學家的傳，第一，要轉錄他本人的代表作品。……第二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，則可轉載旁人對於他的批評。但必擇純客觀的論文，能夠活現其人的全體，而非評驚枝節的。譬如舊唐書的杜甫傳，把元微之一篇比較李杜優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，這是很對的。那篇文章從詩經說起，歷漢魏六朝說到唐，把幾千餘年來詩的變遷，以及杜甫在詩界的地位，都寫得異常明白。新唐書把那篇文章刪去（旁的還刪了許多零碎事情）自謂事多於前，文省於舊，其實不然。經這一刪，反為減色。假使沒有杜工部集行世，單讀新唐書杜甫傳，我們絕不會知道他是這樣偉大的人物。（註七）

又說：

為什麼要給司馬相如、杜甫作傳，就是因為他們的文章好。不載文章，真沒有作傳的必要。最好能像史記司馬相如傳登上幾篇好賦，否則須像舊唐書杜甫傳登上旁人的批評。縱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，我們還可以想到他的作風同他的地位。（註八）

梁書為何遜作傳，主要也是因為他的文章好。傳中雖沒有登錄他本人的代表作品，但登錄當時傑出文士范雲、沈約以及梁元帝對他的批評，這和舊唐書杜甫傳引述元稹的批評，具有相同的作用。通過這些批評，我們可以聯想到何遜的文學作風及成就。

第二個特色是，這篇傳文採用類敘法的方式寫作。趙翼曾經指出這個特色，他說：

類敘之法，本起於班固漢書。……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，敘一時文人徐幹、陳琳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及阮籍、嵇康等。……此本古法也。齊書之後，梁書亦有此類敘法。……如敘何遜工詩，而因及會稽虞騫、孔翁歸、江避等俱能詩，皆此法也。（註九）

類敘法是應用比較、綜合的方法從事歷史傳記的寫作。它不僅保留了歷史上一些較為普通的人物和事件，讓史書的體裁及篇幅顯得更為精簡，同時更能彰顯出人物在歷史上的特質，故梁啓超說：

合傳這種體裁，在傳記中最為良好，因為他是把歷史性質相同的人物，或者互有關係的人物聚在一處，加以說明，比較單獨敘述一人，更能表示歷史真相。（註十）

合傳這種運用類敘法的史傳，通常「可以分為兩類，第一類，超群絕倫的偉大人物，兩下有比較者可作合傳。第二類，代表社會一部分現象的普通人物，許多人性質相近者，可作合傳。」（註十一）梁書何遜傳是屬於許多性質相近人物的合傳，它將何遜、虞騫、孔翁歸、江避四人合寫成一篇傳，除了基於「俱能詩」這個歷史性質相似的原因之外，「並為南平王府

記室」的這層關係，應當也是一大原因。換句話說，四人不僅由於歷史性質相似，而且又是互有關係，所以合爲一傳。四人合傳，不以虞騫、孔翁歸或江避爲首，而以何遜爲首，以何遜爲傳文的主體，可見梁書作者姚思廉心中隱然是以何遜爲南平王府詩人文士的代表。

上述兩個特點，是史家爲何遜立傳的基本精神所在，也是研究何遜傳記必先掌握的觀念。

至於南史何遜傳，除刪汰梁書文詞，隱括梁書事蹟，使歸於簡淨之外，並博采異聞，補綴入卷。其博采的瑣言碎事爲梁書所不載者，有南平王薦何遜於武帝，及何遜卒後南平王爲之殯藏二事，傳末並附載從叔何憺的簡略事蹟。因此南史何遜傳在研究上頗能補充梁書的不足。王僧孺撰的「何遜文集序」，只是一段不到二百字的節錄文字，內容偏重於敘述何遜早年的事蹟。由於梁書、南史記錄得太過簡略了，因此這段文字對何遜早年事蹟的瞭解亦有幫助。

近人編的文學史書敘述何遜生平時，多直接引錄梁書、南史二書而成，內容不免疏略。現在研究何遜生平傳記，當然希望獲得較清晰詳明的結果，以彌補因上述疏略所造成的遺憾。但是關於何遜，我們所知的實在太少了，因此本文只能依據上述三篇內容簡略的傳記資料以及一些相關詩文，就其生平重點略作鉤稽考查。

貳、何遜生平事蹟

一、何遜家世

何遜（約生於西元四六八，卒於西元五一八）（註十二）字仲言，東海郟人（約相當於今山東郟城縣一帶）。晉懷帝永嘉之亂，東海郟縣淪爲異族所統治。晉元帝即位之初，割吳郡海虞縣北境僑立郟縣，屬南東海郡，以安置流民。宋文帝元嘉八年（西元四三一年）立南徐州，並將南東海郡附屬其下。齊梁兩代大抵因循其體制不改。何遜先祖自晉代即隨王室渡江南來，定居南徐州。因爲當時重門第譜系，史官立傳多著本籍，故稱何遜爲東海郟人。

何遜的高祖母是徐廣的姊姊，聰明博學。曾祖父何承天，五歲喪父，在母親的教導下，亦博學多聞，頗有舅父徐廣之風。史書上說：徐廣「家世好學，至廣尤精。百家數術，無不研覽。……惟好讀書，年過八十，猶歲讀五經一遍。」又說：「徐廣動不違仁，義兼儒行，……承天素訓所資，無慚舅氏。」（註十三）由於何承天博見古今，故甚爲時人所推重，同時也很受君王的恩寵。宋文帝每有疑義，必先驅使往訪，來往的信使詔命相望於道途。歷仕尚書祠部郎，著作佐郎、國子博士、御史中丞等朝廷要職。一生著作繁富，尤長於史學及禮。著有禮論三百卷、分明士制三卷、孝經注一卷、纂文三卷、宋書不知卷數、春秋前傳十卷、春秋前雜傳九卷、姓苑十卷、合皇覽五十卷、元嘉曆二卷、曆數一卷、驗日食法三卷、漏刻經一卷，何承天集三十二卷、陸機連珠注一卷（註十四）。從這些著作，可以看出何承

天既是一位文學家，更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。

承天平日愛好奕棋，又善於彈箏。至於性情則不免剛強狂放。史書說他：「爲性剛愎，不能屈意朝右，頗以所長侮同列。」「與士人多不協」；又說他「性褊促。嘗對主者厲聲曰：『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』」文帝知之，應遣先戒曰：『善候何顏色，如其不悅，無須多陳。』」（註十五）剛強狂放的個性，和他博見古今、才識出衆、自負不凡當有密切的關係。何遜對祖先的才學會流露出企慕仰望之情。他在寫給何思澄的〔贈族人秣陵兄弟〕詩裏說：「吾宗昔多士，文雅高縉紳。小子無學術，丁寧困負薪。」（註十六）在寫給何真南的〔仰贈從兄興寧真南〕中說：「家世傳儒雅，貞白仰餘徽。宗派已孤狹，財產又貧微。」（註十七）其中「文雅高縉紳」「家世傳儒雅」指的可能就是何承天當年才冠群倫的往事。另外從何遜傳記的研究可以得知，何遜的文才和性格，頗有何承天的遺風。

從上引的「宗派已孤狹，財產又貧微」及「丁寧困負薪」等句，表達了何遜對宗族孤單和生活困苦有很深的感嘆。從史書中但知他的「祖父名翼，司員外郎；父親名珣，仕齊任太尉中兵參兵。」（註十八）其餘事蹟則不可查考。從叔名憫，字彥夷，亦以文才著聞。曾「爲齊文惠太子作楊叛歌，辭甚側麗」。（註十九）可惜宦途並不顯達，僅至台郎而已。曾作拍張賦，末云：「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，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。」藉以發抒不平之氣。由上面的敘述可知，到了何遜的祖父和父親時，何氏家道顯然已經衰落了。

二、何遜生卒年代

何遜生卒年代，史書沒有詳細說明；近世文學史家考訂，亦未趨一致。就隨手檢閱十種相關著作加以分析，即有下列七種不同的說法：

- ①認爲「生卒年俱不詳」「無可考」的，有葉慶炳、朱東潤。（註二十）
- ②認爲生年不詳，卒年約爲西元五二七年的，有譚正璧、葛賢寧。（註二十一）
- ③認爲生年不詳，卒年爲西元五一八年的，有丁嬰。（註二十二）
- ④認爲可能生於西元四七五年而卒於西元五三五年的，有趙景深、蘇雪林。（註二十三）
- ⑤認爲生於西元四八〇年，而卒年約爲西元五二七年的，有李曰剛。（註二十四）
- ⑥認爲生於西元四八〇年，卒於西元五二〇年的，有華中。（註二十五）
- ⑦認爲生於西元四八〇年，卒於西元五三〇年的，有馮遠君、陸侃如。（註二十六）

處理何遜生卒年代這個問題的方式各家極不一致；或者採取保守態度，不明指年代；或者卒年明確而生年不知；或者生年明確而卒年未定；或者明確指定生卒年。如果除去各家對生卒年的固定說法不論，僅就生年或卒年單獨來看，則生年約可分爲西元四八〇、四七五及存疑等三種說法。至於卒年，則有西元五一八、五二〇、五二七、五三〇、五三五及存疑等六種說法，真可說是衆說紛紜了。

無論這些看法和處理的方式如何不同，有一個現象則是相同的，就是各家都未說明他們

得到答案的理由。一個傑出文人的生卒年代到後來竟然有如此多的不同說法，實在令人感到詫異。同時這個問題也真讓我們這些想知道何遜這個作家的生活年代，並進而知人論世的人感到為難，不知如何取捨。因此，詳細考定何遜的年代也就有其必要了。

今據梁書本傳的「弱冠州舉秀才，南鄉范雲見其對策，大相稱賞，因結忘年交好。自是一文一詠，雲輒嗟賞。」及「服闋，除仁威廬陵王記室，復隨府江州，未幾卒。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。」兩段文字，定何遜生年為西元四六八年（即宋明帝泰始四年），卒年為西元五一八（即梁武帝天監十七年）。其理由說明如下：

丁福保編全梁詩載有范雲〔貽何秀才〕、〔答何秀才〕詩二首（註二十七），以及何遜〔酬范記室雲〕、〔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〕、〔范廣州宅聯句〕、〔擬古三首聯句〕及〔行經范僕射故宅〕詩五首（註二十八）。所謂「一文一詠」當即指此而言。據梁書范雲傳：「子良為司徒，又補記室參軍，尋授通直散騎侍郎，領本州大中正。」（註二十九）及南齊書武帝本紀：「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，……以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。」（註三十）得知〔酬范記室雲〕當作於永明五年（西元四八七年）范雲為竟陵王記室，而何遜舉秀才後不久的時候。另據南齊書武帝記：「永明……四年春正月……辛卯，車駕幸中堂策秀才。」（註三十一）得知何遜「弱冠舉本州秀才」或在永明四年。永明五年，范雲三十七歲，而和他結忘年交好的何遜，年紀最多不過二十歲。若上述推論成立，則自永明五年向前推二十年，即是何遜生年，故知何遜約當生於宋明帝泰始四年（即西元四六八年）。

若定何遜生年為西元四七五或四八〇年，則當他弱冠舉秀才時，已是西元四九四（齊鬱林王隆昌元年）或西元四九九年（齊東昏侯永元元年）。這時，范雲的職位已非記室，而是經由零陵內史、始興內史，進至廣州刺史了（註三十二）。如此一來，〔酬范記室雲〕、〔貽何秀才〕、〔贈何秀才〕這些詩的寫作豈非沒有辦法解釋了嗎？何遜詩制題相當注意修飾，對人物職稱的交待極為清楚。經由何遜詩題及范雲仕宦經歷的推考，我們解決了何遜的生年問題，這豈是何遜當年想像得到的？

根據何遜交游朋輩的年歲，亦可驗證上面的說法。與何遜有詩文互相往來，生卒年代可考的文人，如王僧孺（四六五—五二二）（註三十三）、柳惲（四六五—五一七）（註三十四）、丘遲（四六五—五〇八）（註三十五）以及吳均（四六九—五二〇）（註三十六）等人年歲大略相近。如果何遜生於西元四六八年，則年歲和他們非常接近，前後相差最多不過四歲，讓何遜和這群年歲相近的朋輩彼此互相共事或者以文會友，比較近於情理。如果何遜生於西元四七五或四八〇的話，則與這些朋輩的年歲相差較大，約在六至十一歲或十一至十六歲之間，如此他們彼此交往的可能性也就要減少一些。因為與一、二年長的人交往或許可能，如說所交往的都是相差十歲左右的人，則不太可信了。

何遜卒年與任廬陵王府記室，隨府赴江州有關。據梁書廬陵王蕭續傳：「天監十年，拜

輕車將軍，南彭城、琅邪太守。十三年，轉會稽太守。十六年，爲都督江州諸軍事、雲麾將軍、江州刺史。普通元年，徵爲宣毅將軍，領石頭戍軍事。」（註三十七）同書武帝本紀：「天監十六年……六月戊申，以廬陵王續爲江州刺史。」（註三十八）得知廬陵王爲雲麾將軍、江州刺史，當自天監十六年六月起，至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止，前後約有四年左右（五一七一五二〇），因此推斷何遜卒年，大約在「天監、普通之間」的說法（註三十九）是可以接受的。主張何遜卒年爲西元五一八及五二〇兩說，主要即基於上述理由。因爲傳文只說「未幾卒」，如果要爲何遜卒年定個較明確的年代，西元五二〇年一說似不如五一八年一說來得可靠。也許將何遜卒年定在天監十六年（五一七年）六月以後至十七年之間更較爲客觀合理。至於西元五二七、五三〇及五三五等三說，應是不能成立的。觀傳文之意，「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」似是在何遜卒後完成。因爲王僧孺本人卒於普通三年（西元五二二）是史有明文的，所以何遜不可能一直活到較後於普通三年的西元五二七、五三〇及五三五等年代之中。

三、何遜生平

（一）射策稱魁，文名早達

何遜雖是一個沒落世家的子弟，或許由於得自曾祖何承天的遺傳，自幼即表現出優異的文學稟賦。八歲時便能賦詩。大約在齊永明四、五年間（西元四八六、四八七），朝廷行秀才對策，遜以弱冠應試，即舉本州秀才，而且射策爲當時之魁。策文雖不見錄於今世流傳之文集中，但〔與建安王謝秀才牋〕却還保存著；其中雖有一、二佚文，但仍具參考價值：

州民泥塗，何遜死罪，卽日被板，以民充年秀才，民謝聲□□□非關右月旦□□□名誰錄。覩物託興，乏澹雅之才。□□□文，豈飄然之作。伏惟大王殿下，令聞令望，邁楚逾河，好德好士，雲歸海赴。若夫選重雒州，望隆觀國，必使聲高後進，德繼前修。民學異扣鐘，辨慚炙□，將以允應貢選，待問金門。上第甲科，旣慚髣髴；管窺雖畫，彌畏友朋，思榮忽賁，固請無涯，便當妄恭魯服，濫同齊吹。戰荷屏營，忻惶共色。不任下情，僅奉箋以聞。（註四十）

由這一篇謝牋韻律的和諧、均勻的對偶以及風格的典雅沈練，可以想見何遜早年的文才。

南鄉范雲年長何遜約十七歲，出入齊竟陵王子良府，爲竟陵八友之一。永明五年，竟陵王子良正位司徒，范雲自殿中尙書郎補爲記室參軍事。他看見何遜的對策之後，非常贊賞，並因此結爲忘年之交，彼此有詩篇酬贈。如永明五年，何遜舉秀才不久，范雲有〔貽何秀才〕一詩：

桂葉竟穿荷，蒲心爭出波。有鷺驚蘋苳，綿蠻弄藤蘿。臨花空相望，對酒不能歌。聞君繞綺思：擲擲足爲多。布鼓誠自鄙，何事絕經過。

除了對何遜捷出的才華，詩文制作的豐富，表示贊賞外，並謙稱自己的疏淺鄙陋，而何遜爲

何不敢大膽和他往來論文呢？文壇前輩的范雲對何遜獎掖提携的心意，躍然紙上。何遜有〔酬范記室雲〕一詩以為酬答：

林密戶稍陰，草滋堦欲暗。風光蕊上輕，日色花中亂。相思不獨懽，佇立空為歎。清談莫共理，繁文徒可玩。高唱子自輕，繼音予可憚。

詩中流露出對范雲的傾慕和想念，並感謝范雲提携的好意。這首詩的內容結構、風格特色，和范雲原作很相接近。

永元元年（西元四九九年），范雲為廣州刺史，何遜又作〔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〕一詩：

綠溝綠草蔓，扶稜雜華舒。輕烟澹柳色，重霞映日餘。遙遙長日遠，寂寂行人疎。我心懷碩德，思欲命輕車。高門盛遊侶，誰肯進吹漁。

何遜內心懷慕德高望重的范雲，雖想駕車前往拜謁，希望獲得援引，又恐自己地位微賤，沒有機緣實現願望。心思的猶豫不決，在詩句中自然流露出來。范雲見了此詩後，也作了一首〔答何秀才詩〕回贈：

少年射策罷，擢第雲台中，已經淄水臺，復笑廣州翁。麟閣佇讐校，虎觀遲才通。方見雕篆合，誰與吹漁同。待爾金閨北，予藝青門東。

范雲認為何遜既已擢為秀才，來日展露才華，報效朝廷，當可預卜。諄諄善誘的長者風範，見諸言表。這種風範就是從〔范廣州宅聯句〕何遜的「非君愛蒲堂，寧我安車徹」詩句中亦可得到佐證。

天監二年（西元五〇三年）范雲卒後，何遜曾作了一首〔經范僕射故宅〕詩，充分表現出他對范雲深情的懷念：

旅葵應蔓井，荒藤已上扉。寂寂空郊暮，無復車馬歸。漑漑故池水，蒼茫落日輝。遺愛終何極，行路獨沾衣。

另外兩人之間尚有不知寫作年月的〔擬古聯句〕一篇，因為與交情關係不大，不再引述。

范雲與何遜交往前後十餘年，彼此以詩篇互相酬答，兩人詩風免不了要互相影響。鍾嶸詩品說范雲的詩「輕便宛轉，如流風迴雪」（註四十一），換句話說，范雲的詩能將風光景物模刻得生動有力，達到一種情景交融，渾為一體的境界。而何遜的詩也有藉著景物的描寫，突顯出自己濃厚感情的特色。或許何遜與范雲兩人便是在這種「亦師亦友」「以文會友」的情形下，維繫著他們的感情呢？雖然，范雲在竟陵王府「寵冠府朝」，後來又佐蕭衍建國，在梁初成為權高位尊的朝廷要人，但是對何遜希冀上進，一伸抱負的心志似無多士助力。

詩文兼美，儼然當代文壇盟主的沈約，也深愛何遜的詩文，嘗對何遜贊嘆說：「吾每讀卿詩，一日三復，猶不能已。」如同當時文士王筠、張率、劉孝綽、蕭子顯、吳均、劉勰、裴子野、顧協、劉孺、王籍、劉杳、何思澄等人得到沈約獎掖一樣，何遜也得到沈約的稱贊

。因為兩人的詩集中未留有一篇相往來的詩文，兩人之間或許並無深厚的情誼。所以沈約雖有稱賞，也不過祇是一般應酬性質的稱賞而已，並無實際作用。

總而言之，雖然「沈范早知何水部」（註四十二），但何遜的宦途並不因沈范兩人的早知與稱賞而騰達、得意，只是徒然增添許多感嘆歎歎而已。

何遜早年事蹟，除上述策秀才稱魁及早知於沈、范之外，梁書、南史多缺略不詳，故姚範說：「史於遜傳，在齊事不詳。」（註四十三）

(二)見知建安，深被恩禮

何遜詩文雖受當時名流稱賞，由於不是出身當世所重的高門大族，所以在仕途上並不得意。約在天監三、四年（西元五〇四、五〇五年）左右，何遜纔起家奉朝請。此時，他已是三十七、八歲了，距離射策稱魁已有十七、八年之久。從〔贈諸遊舊〕詩說：

弱操不能植，薄伎竟無依，淺智終已矣，令名安可希。擾擾從役倦，屑屑身事微。少壯輕年月，遲暮惜光輝。……（註四十四）

可以看出他對少壯身事低微的感嘆。等到天監六年（西元五〇七），建安王蕭偉遷揚州刺史，進號中權將軍（註四十五），何遜纔受知於建安王，被提携為水曹行參軍，兼記室，掌文翰。天監九年，建安王偉遷江州刺史，何遜隨偉至江州，仍掌書記，直到十一年為止。前後跟隨建安王有五年。

建安王蕭偉以雅愛文士，性多仁恩出名。據史載：

偉少好學，篤誠通恕，趨賢重士，常如不及。由是四方遊士，當世知名者，莫不畢至。……梁世藩邸之盛，無以過焉。而性多恩惠，尤愍窮乏。常遺腹心，歷訪閭里人士，其有貧苦吉凶不舉者，即遺贍卹之。（註四十六）

當時知名文人如江革、謝覽、張率、蕭子範、吳均、江避、孔翁歸等人，皆群集建安王府（註四十七）。何遜以文才特出，在建安王府裏，深受禮遇。梁書本傳說：

王愛文學之士，日與遊宴。（註四十八）

南史本傳說：

初，遜為南平王所知，深被恩禮。及聞遜卒，命迎其柩而殯藏焉，並餼其妻子。

又說：

梁天監中，兼尚書水部郎，南平王引為賓客，掌記室事。（註四十九）

王僧孺「何遜文集序」說：

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、揚州刺史，望高右戚，實曰賢主。擁簪分庭，愛客接士。東閣一開，競收揚、馬，左席暫起，爭趨鄒、枚。君以詞藝早聞，故深親禮，引為水部行參軍事，仍掌文記室。（註五十）

建安王拔擢何遜為掌文記室，正是用人唯才。不過記室的職位，僅是侍從藩王左右的一員文

學賓客而已，這對於胸懷大志的何遜來說，難免感到失意。後來建安王薦舉何遜於梁武帝，用意當是希望他能因此一展長才。雖然他並不被武帝所重用，但亦可見建安王的一片好意。等到何遜身卒之後，建安王不僅為辦喪葬事宜，並對遺族加以存卹問慰。建安王之於何遜，實有知遇之恩。

何遜在揚州的生活，史書多不詳載。現在只知道他會有〔揚州法曹梅花盛開〕詩：

兔園標節物，驚時最是梅。銜霜當路發，映雪擬寒開。枝橫却月觀，花遶凌風臺。朝
灑長門泣，夕駐臨邛杯。應知早凋落，故遂上春來。（註五十一）

寫揚州早春梅花的姿態，清新脫俗，頗為後代傳誦稱賞。杜甫即有「東閣官梅動詩興，還如何遜在揚州。」（註五十二）之句加以咏嘆。此外記遊詩，如〔下方山〕、〔入東經諸暨縣下浙江作〕、〔還度五洲〕、〔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〕、〔往晉陵聯句〕、〔至大雷聯句〕以及〔行經孫氏陵〕等（註五十三），疑亦作於揚州之時。從這些詩得知，何遜遊歷過方山、浙東、五洲、富陽、晉陵、大雷以及孫氏陵所在的富春（註五十四）等長江下游的山水勝地。根據〔入西塞示南府同僚〕的「在昔愛名山，自知權獨往。」（註五十五）何遜遊歷名山勝水的時間以在揚州的天監六年至九年為最有可能。這除了地緣的原因之外，主要是因為建安王府為記室的一段生活，是何遜一生中較為安定適意的歲月，他也許有足夠的閒暇和心情去遊覽，並記下遊歷的見聞和感受。雖然他的內心感受仍不免於悲苦的色彩。

（三）薦於武帝、疏隔不用

天監十一年底，安西安成王蕭秀徵為侍中、中衛將軍，自荊州還京（註五十六）。就〔南還道中送贈劉諮議別〕的「一官從府役，五稔去京華。灤逐春流返，歸帆得望家。」及〔寄江州褚諮議〕的「五載同衣裘」（註五十七）等詩句，得知此時何遜亦自江州回京。隨即被引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，兼尚書水部郎。因為曾任職水部郎，所以自唐以來，稱為何水部。天監十二年，蕭偉自江州刺史徵為撫軍將軍（註五十八），還都，向武帝推薦何遜、吳均二人，可惜不受武帝重用。不久，以丁母憂去職。

建安王蕭偉薦何遜於武帝一事，見於南史本傳：

後薦之武帝，與吳均俱進倖，後稍失意。帝曰：「吳均不均，何遜不遜。未若吾有朱
異，信則異矣。」自是疏隔，希復得見。

梁代文學成為南朝文學最發達的時代，主要歸功於梁武帝蕭衍父子的愛才與領導。開國君主的蕭衍更是梁代文運的開創者，沒有他的宏才獎藝，兼隆儒釋，梁代文學決不會那樣的蓬勃發達。不過在性格上，梁武帝却有好勝爭強，氣量狹窄，忌才自大的缺點。梁書沈約傳說：

約歷仕三代，該悉舊章，博物洽聞，當世取則。……約嘗侍宴，值豫州獻栗，徑寸半，帝奇之，問曰：「栗事多少？」與約各疏所憶，少帝三事。出謂人曰：「此公護前，不讓即羞死。」帝以其言不遜，欲抵其罪，徐勉固諫，乃止。（註五十九）

南史劉峻傳說：

初，梁武帝招文學之士，有高才者，多被引進，擢以不次。峻率性而動，不能隨衆沈浮。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，時范雲、沈約之徒，皆引短推長，帝乃悅，加其賞賚。會策錦被事，咸言已罄，帝試呼問峻。峻時貧悴冗散，忽請紙筆，疏十餘事，坐客皆驚，帝不覺失色。自是惡之，不復引見。及峻類苑成，凡一百二十卷，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，竟不見用。（註六十）

這兩段文字已足以說明梁武帝性格上的缺點。沈約、范雲與梁武帝在齊竟陵王西邸時即有往來。禪代之事，兩人又大力翊贊，公私交誼既久且厚，對梁武帝性格的觀察與認識，當較他人信實而深刻。兩人每策經史事時，皆能「引短推長」，博得梁武帝的喜悅與賞賚。誰知這次沈約或因一時疏忽或因意氣用事，竟說出「此公護前，不讓即羞死」的真心話來。而梁武帝在自尊及顏面受損的情形之下，責怪沈約出言不遜，而「欲抵其罪」。要不是沈約對梁武有多年的交情和翊贊的功勞，又賴當朝大臣徐勉極力諫止，幾乎要因此而身遭不測。從此可以看出梁武的心胸狹窄，忌才自大，缺乏容人雅量。史稱劉峻「博極群書，文藻秀出」，這正是梁武崇文獎藝理想的好對象，只因劉峻「不能隨衆沈浮」，「率性而動」，終於觸犯了梁武。梁武不僅因此將劉峻黜退不用，並且懷恨在心，俟機報復。在劉峻撰成類苑一百二十卷時，又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相對抗。這時的梁武一心只想打擊劉峻的聲望和成就，何嘗想到獎勵和賞賜。

獎掖賢才不遺餘力，史書上留有美名的梁武帝，對劉峻如此刻薄寡恩，除了性格上忌才自大的缺點之外，門第觀念的作祟也是主要的原因。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門閥政治特別強烈的時代，據錢穆研究：

當時門第中人所以高自標置以示異於寒門庶姓之幾項重要節目，內之如日常居家之風儀禮法，如對子女德性與學問方面之教養。外之如著作與文藝上之表現，如交際應酬場中之談吐與情趣。當時門第中人憑其悠久之傳統與豐富之處境，在此諸方面，確亦有使人驟難企及處。於是門第遂確然自成一物品，門第中人之生活，亦確然自成一風流。

又說：

梁武爲人，其感染於當時門第風尚者至深，厥後雖踐帝阼，而素習難忘。若就門第目光作衡量，彼實不失爲一風流人物。（註六十一）

從生活、著述等各方面看，梁武固然深染門第觀念；從梁武帝所招納引進的文學之士加以觀察，亦可加強這一信念。被梁武援引的文士，如陸倕、張率、劉孝綽、劉孺、到溉、劉苞、到沆，大抵出身於高門大族。對於寒門素士，梁武似無多大恩德。遭梁武嫌惡而斥退的劉峻固然是「貧悴冗散」，就是被「疏隔不復得見」的吳均、何遜，也是出身卑賤的寒士。史稱

吳均「家世寒儉」，至於何遜，曾祖何承天在宋代雖有高名，但經祖、父兩代之後，家世也已經中衰了。劉峻被斥的原委、經過，略如上述。所謂「吳均不均」是指吳均「私撰齊春秋，奏之。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。帝惡其實錄。以其書不實，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，竟支離無對。敕付省焚之。坐免職。」（註六十三）。至於何遜的被疏隔，却缺乏具體明顯的事實，只說是因為「不遜」。不過從何遜〔秋夕嘆白髮〕的「昔年十四五，率性頗廉隅。直是安被褐，非敢慕懷珠。」和〔暮秋答朱記室〕的「松柏余本性」等句（註六十四）以及上引劉峻、沈約及吳均的事例可以聯想，何遜或許亦因率性逞強，言詞上冒犯了忌才自大，心胸狹窄的梁武；而梁武心中的門第觀念又從中作祟，對家世寒儉、出身卑賤的何遜、吳均又無太多的憐惜，因此兩人遂遭疏隔不用的厄運。

同時，從「未若朱异，信則有異。」的話裏，亦可得到何遜、吳均所以被黜的一些原因。朱异傳說：

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：「竊見錢唐朱异，年時尚少，德備老成……。」高祖召見，使說孝經、周易義，甚悅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朱异實異。」後見明山賓，謂曰：「卿所舉殊為得人。」仍召异直西省，俄兼太學博士。其年高祖自講孝經，使异執經。（註六十五）

梁武帝不僅愛賞文采，而尤崇尚經籍。史稱他「造制旨孝經義、周易講疏、及六十四卦、二繫、文言、序卦等義，樂社義，毛詩問答、春秋答問、尚書大義、中庸講疏、孔子正言、老子講疏二百餘卷，並正先儒之迷，開古聖之旨。」（註六十六）而朱异「年時尚少」既已「德備老成」，性情自與劉峻、吳均、何遜等人的「率性而動」、「不均」「不遜」有所不同；而說孝經、周易又能迎合梁武帝崇尚經籍的趣好，其受恩遇，自是必然的。而出身寒門，宦海失意的何遜及劉峻、吳均等人也只能怨嘆生不逢辰，所遇非人了。何遜在滿腹委曲無法申訴的心情下，終於寫出「中歲多乖違，由來難具敘。」（〔贈長史別〕）及「何言志事晚，疲拙嬰殊軀。逢時乃倏忽，失路亦斯須。」（〔秋夕嘆白髮〕）（註六十七）一類嗟嘆良深的詩句。

（四）懷抱日淹淪，來往厭江濱

天監十五年，服闋，除仁威廬陵王蕭續記室。十六年六月，廬陵王遷雲麾將軍，江州刺史，何遜又隨府赴江州。江州是何遜中年游宦羈旅之地。歷經政治的挫折之後，重臨舊地，在「觸景傷情」，「感今傷昔」之下，自是百感交集，別有一番感慨了。或許是因為處在心神憂傷和折磨之中的生命較易耗損的緣故，不久之後，何遜就離開了人間。何遜死後，建安王倍感哀悼，幫他治喪，並照顧妻小。建安王對何遜及其家人的厚待與深情，實在令人感動。一生遭遇坎坷不幸的何遜，地下有知，也應該感到安慰了。

在重視門第觀念的齊梁時代，有好的門第，則可以享受政治上的特種優勢與經濟上的

特種憑藉。何遜家族在當時已經衰微，既無賢父兄的蔭庇，在政治上就難以出人頭地。個性又剛強耿介，不偶於世。雖然他胸懷雄心大志，很想有一番作為，而且早年也得知於范雲、沈約，曾經蒙受建安王蕭偉的賞愛，並推薦於武帝，但始終未能如願以償，發揮才華。因此在他的詩裏，不免流露著進退失據的矛盾情緒。〔學古三首〕云：

長安美少年，羽騎暮連翩，玉羈瑪瑙勒，金絡珊瑚鞭。陣雲橫塞起，赤日下城圓。追兵待都護，烽火望祁連。虎落夜方寢，漁麗曉復前。生平不可定，空信蒼浪天。鞏洛上東門，薄暮川流側。渾渾車馬道，行人不相識。日夕棲鳥遠，浮雲起新色。寸心空延佇，對面何由即。飛輪倘易去，易去因風力。昔隨張博望，辭帝長楊宮。獨好西山勇，思為北地雄。十年事河外，雪鬢別關中。季月邊秋重，嚴野散寒蓬。日隱龍城霧，塵起玉關風。全狐君已復，半菽我猶空。欲因上林雁，一見平林桐。（註六十八）

從「昔隨張博望，罷帝長楊宮。獨好西山勇，思為北地雄」及「追兵待都護，烽火望祁連」等句可以看出，何遜少年時有效法漢代張騫立功異域的雄心壯志。可惜事與願違，無法實現此一理想，因此又有「平生不可定，空信蒼浪天」及「全狐雖已復，半菽我猶空。欲因上林雁，一見平林桐」的深沈感慨。在〔贈族人秣陵兄弟〕詩中，他抒發了更幽怨而真切的心聲：

吾宗昔多士，文雅高縉紳。小子無學術，丁寧困負薪。傍枝實紛亂，領袖寄親姻。……若能遺酌我，稱首當屬仁。伸將本特達，坎壈猶賤貧。……顧余晚脫略，懷抱日淹淪。游宦疲年事，來往厭江濱。十載猶先職，一官仍任真。土牛竟不進，芻狗空重陳。……（註六十九）

詩裏充滿著失望與感傷。對一個有心角逐功名，追尋利祿的人而言，因受到外在客觀的門第觀念、政治環境的影響，而使得職位停滯不進，只是沈居下僚當個記室而已，難免要生「十載猶先職，一官仍任真。土牛竟不進，芻狗空重陳」的怨言。一方面因為政治生涯不能一帆風順，自己的抱負無法舒展，內心已是鬱悶難伸；同時又遭逢奔波遷徙之苦，更使何遜感到身心俱疲。這時他真正體驗到了人生的悲痛。在「懷抱日淹淪」「來往厭江濱」的惆悵情緒之下，他終於產生了「伊余本羈客，重睽復心賞。望鄉雖一路，懷歸成二想。……年事以蹉跎，生平任浩蕩。」（〔入西塞示南府同僚〕）和「以茲篤惠好，何用忘羈旅。重得申平生，何年更睽阻。」（〔贈江長史別〕）的哀苦怨嘆（註七十）。他甚至藉著窮鳥的遭遇來寄託自己的心意，以抒發胸中的不平和鬱悶。〔窮鳥賦〕說：

蹉窮鳥之小鳥，意局促而馴擾。聲遇物而知哀，翮排空而不矯。望絕侶於夕霞，聽翔群於月曉。既滅志於雲霄，遂甘心於園沼。時復搶榆決至，觸案窮歸。若中氣而自墮，似驚弦之不飛，同雉峙而共宿，啄雁稗以爭肥。異海鷗之去就，無青鳥之是非。豈

能瑞周德而丹羽，感燕悲而素暉。雖有知於理會，終失悟於心機。（註七十一）

遭遇挫折，心灰意冷的何遜，就好像那隻「既滅志於雲霄，遂甘心於園沼」的失群鳥，備嘗孤獨飛翔之苦。他是否就能因此真正甘心於園沼呢？不能的。從「異海鷗之去就，無青鳥之是非」、「雖有知於理會，終失悟於心機」之中，我們知道他的內心是不能平的，憤懣怨恨正在他的胸中翻湧。「聲遇物而知哀，翻排空而不矯」幾句正刻劃出懷抱日湮淪的何遜孤獨悲苦的情懷。〔窮鳥賦〕實在是何遜生平心志的最佳寫照，也是我們瞭解何遜內心感受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叁、結 論

根據上文的論述，可以得出何遜年表如下：

宋明帝泰始四年（西元四六八年）	何遜生。
後廢帝元徽三年（西元四七五年）	八歲。能賦詩。
齊武帝永明四年（西元四八六年）	弱冠，舉本州秀才。
永明五年（西元四八七年）	二十歲。與范雲酬贈，作〔酬范記室雲〕。
東昏侯永元元年（西元四九九年）	三十二歲。作〔落日前墟望贈范廣州雲〕、〔范廣州宅聯句〕。
梁武帝天監二年（西元五〇三年）	三十六歲。范雲卒。作〔經范僕射故宅〕。
天監三年（西元五〇四年）	三十七歲。起家奉朝請。
天監六年（西元五〇七年）	四十歲。在揚州。為中權建安王蕭偉水曹行參軍，兼記室。
天監九年（西元五一〇年）	四十三歲。建安王遷江州刺史，遜隨至江州，仍掌記室。
天監十一年（西元五一二年）	四十五歲。安西安成王蕭秀自荊州還京，引遜為參軍事，兼尚書水部郎。
天監十二年（西元五一三年）	四十六歲。建安王蕭偉還京，薦何遜於武帝。因為出言不遜，終遭疏隔不用。
天監十五年（西元五一六年）	四十九歲。服闋，出為仁威廬陵王蕭續記室。
天監十六年（西元五一七年）	五十歲。六月廬陵王為江州刺史，遜復隨府江州。
天監十七年（西元五一八年）	五十一歲。何遜卒。

何遜秉承家學，自幼即表現優異的文學才能。他在弱冠時，舉本州秀才，射策稱魁，並因此博得范雲、沈約等文壇前輩的稱賞。由於家道中衰、出身卑微，政治上沒有獲得兩人大力的擢拔。中年時，知遇於禮賢好士的中權建安王蕭偉，為王府記室，掌文翰，頗受恩禮。

後來，建安王薦舉何遜於梁武帝。因為門第關係和性格剛強、出言不遜的緣故，得罪了忌才自大的梁武帝，終於遭到梁武帝疏隔不見的厄運。在宦海挫折失意之餘，他滿懷著抑鬱和憂苦，孤寂的走完人生的旅程。

何遜立身處世不能效法「江文通遭逢梁武，年華望暮，不敢以文陵主。」（註七十二）的韜光保身態度，只因「率性逞能」、「露才揚己」，終於遭到疏隔的厄運，這固然是他的不幸。不過他的文名却能顯揚當世，博得范雲、沈約、梁元帝的贊賞，以及建安王的恩禮，這和「才秀人微，取湮當代」（註七十三）的鮑照一流人物相比，他實在要算是幸運的了。尤其難得的是「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，世謂之何劉。」（註七十四）。因為劉氏出身貴族，家門文風極盛，其「兄弟及群從諸子侄，當時有七十人，並能屬文。」（註七十五）在文壇上擁有極大聲勢；並深得當朝皇室梁武帝、昭明太子及梁元帝的青睞和拔擢。何遜雖然出身寒微，却享有與文壇權貴劉孝綽等齊之文名，並且招惹劉氏之嫉忌（註七十六），正可看出其文才之卓越秀出。何劉二人皆曾兼有尚書水部郎之經歷，而唐宋以來文人如杜甫、白居易、姜夔等人却獨愛何遜，屢加稱揚之外，並引為文士能詩之典實。死後文名甚且陵駕劉氏之上。這般際遇，頗令人感慨。人生窮通得失，本無定理，何遜失意於政治而獨享文名於後世，又有何怨？

附 註

註一：梁書，卷四十九，文學傳何遜傳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六九三。

註二：南史，卷三三，何承天傳附何遜傳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八七一。

註三：張邦基，墨莊漫錄，卷一，（台北，商務，民國二十五年，叢書集成初編本），頁七一八。

註四：仇兆鰲，杜詩詳註，卷九，（台北，文史哲，民國六十五年），頁四六九。

註五：何融，「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」云：「何遜卒於天監、普通之間（別詳余所著「何水部年譜」）。」近代文史論文類輯，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，（台北，學生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八三。

註六：後漢書，卷五十三，黃憲傳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一七四四～一七四五。

註七：梁啓超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，（台北，商務，民國五十六年），頁七三。

註八：同上註，頁七四。

註九：趙翼，廿二史劄記，卷五，「齊書類敘法最善」條，（台北，世界，民國六十一年），頁一一八。

註十：同註七，頁八一。

- 註十一：同註七，頁八四。
- 註十二：詳見下文第二節考證。
- 註十三：南史，卷三十三，徐廣傳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八五八及八七二。
- 註十四：聶崇岐，補宋書藝文志，二十五史補編，（上海，開明書店，民國二十五年），頁四二九九～四三〇八。
- 註十五：同註二，何承天傳，頁八六八～八七〇。
- 註十六：張溥，何記室集，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，（台北，文津，民國六十八年），頁四二六四。
- 註十七：同註十六。
- 註十八：同註一。
- 註十九：同註二，卷二十六，袁湛傳附袁廓之傳，頁七〇九。
- 註二十：葉慶炳，中國文學史，（台北，弘道，民國六十三年），頁一五一。朱東潤，「詩人吳均」，新月月刊二卷九期，（上海，新月書店，民國十八年十一月），頁三。
- 註二十一：譚正璧，中國文學史，（台北，華正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一三六。葛賢寧，中國詩史，（台北，中華文化，民國四十五年），頁一五四。
- 註二十二：丁嬰，中國歷代詩選，（台北，宏業，民國六十二年），頁三三九。
- 註二十三：趙景深，中國文學小史，（台北，中新，民國六十六年），頁四五。蘇雪林，中國文學史，（台北，光啓，民國六十九年），頁一〇二。
- 註二十四：李日剛，中國文學流變史(三)詩歌編(上)，（台北，聯貫，民國六十二年）：頁二四五。
- 註二十五：華中，「關於何遜集」，木鐸雜誌月刊第三期，（台北，木鐸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一年七月），頁一三。
- 註二十六：馮沅君、陸侃如合著，中國詩史，（台北，明倫，年月不詳），頁三九三。
- 註二十七：丁福保，全梁詩，卷六，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，（台北，世界，民國五十一年），頁一〇五六。
- 註二十八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一、四二八二及四二七九。
- 註二十九：梁書，卷十三，頁二三〇。
- 註三十：南齊書，卷三，武帝本紀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五三。
- 註三十一：同上註，頁五一。
- 註三十二：梁書范雲傳：「子良爲司徒，又補記室參軍事，尋授通直散騎侍郎，領本州大中正。出爲零陵內史……明帝召還都，及至，拜散騎侍郎。復出爲始興內史。……仍遷假節，建武將軍、平越將軍、廣州刺史。……永元二年，起爲國子

博士。」同註二九。

註三十四：據柳惲傳：「天監十六年卒，時年五十三。」推知。同註三三，頁三三二。

註三十五：據丘遲傳：「（天監）七年，卒官，時年四十五。」推知。同註三三，頁六八七。

註三十六：據吳均傳：「普通元年，卒，時年五十二。」推知。同註三三，頁六九九。

註三十七：梁書，卷二九，頁四三〇～四三一。

註三十八：梁書，卷二，武帝紀，頁五七。

註三十九：同註五。

註四十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五一～四二五二。

註四十一：陳延傑，詩品注，（台北，開明，民國五十七年），頁二十九。

註四十二：杜甫，〔解悶〕十二首之四。見仇兆鰲，杜詩詳註，（台北，文史哲，民國六十五年），頁八八三。

註四十三：姚範，援鶉堂筆記，卷四十，（台北，廣文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一五二三。

註四十四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三。

註四十五：梁書卷四九何遜傳云：「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，兼記室。」考梁書卷二二建安王傳及卷二武帝本紀，知建安王於天監六年進號中權將軍。另據王僧孺「何遜文集序」：「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。揚州刺史。」亦作「中權將軍」。本傳作「中衛」爲唯一孤證，疑係「中權」之誤，本文不採用。又蕭偉於天監元年封建安郡王，至十七年，高祖以建安土瘠，改封南平郡王。各文或稱建安王，或稱南平王，並不一致，此處一律稱作建安王。

註四十六：梁書，卷二十二，建安王傳，頁三四七。

註四十七：各見梁書卷三十六、十五、三十三、三十五及四十九本傳。

註四十八：同註一。

註四十九：同註二。

註五十：同註三。

註五十一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七四。

註五十二：杜甫，〔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〕，同註四二，頁五〇一。

註五十三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八、四二七六、四二八二、四二八三及四二七四。

註五十四：吳書云：「堅世仕吳，家於富春，葬於城東。」三國志，卷四十六，孫堅傳，（台北，鼎文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一〇九三。

註五十五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三。

註五十六：梁書，卷二二，安成王蕭秀傳，頁三四四。

- 註五十七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五及四二六二。
- 註五十八：據梁書武帝紀及建安王蕭偉傳。朱東潤「詩人吳均」一文作「中權將軍」，疑誤。
- 註五十九：梁書，卷十三，沈約傳，頁二四二～二四三。
- 註六十：南史，卷四十九，劉峻傳，頁一二一九～一二二〇。
- 註六十一：錢穆，「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的關係」，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三)，(台北，東大，民國六十六年)，頁一九四及一七八。
- 註六十二：各見梁書卷二十七、三十三、四十及四十九本傳。
- 註六十三：見南史，卷七二，吳均傳。頁一七八一。梁書卷四九，吳均傳(頁六九九)及史通卷十二，古今正史(台北，華世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頁三〇二。)亦述此事，唯文字略異。
- 註六十四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七二及四二六〇。
- 註六十五：梁書，卷三十八，朱异傳，頁五三七。
- 註六十六：梁書，卷三，武帝紀，頁九六。
- 註六十七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五及四二七二。
- 註六十八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七〇～四二七一。
- 註六十九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四。
- 註七十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六三及四二六五。
- 註七十一：同註十六，頁四二五一。
- 註七十二：見鮑參軍集題詞。同註十六，頁二七一七。
- 註七十三：鍾嶸評鮑照詩說：「嗟其才秀人微，故取湮當代。」同註四十一，頁二七。
- 註七十四：見梁書本傳。
- 註七十五：見梁書卷三十三，劉孝綽傳，頁四八四。
- 註七十六：顏氏家訓，文章篇云：「何遜詩實為清巧，多形似之言。揚都論者，恨其每病苦辛，饒貧寒氣，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。雖然，劉甚忌之。」(台北，世界，民國四十四年)，頁二三。

徵引書目(略依類別時代編次，未附參考論文。)

1. 范曄：後漢書。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點校本。共三六八四頁。
2. 蕭子顯：南齊書。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點校本。共一〇三八頁。
3. 陳壽：三國志。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點校本。共一五一〇頁。
4. 姚思廉：梁書。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點校本。共八七〇頁。
5. 李延壽：南史。台北，鼎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四年，點校本。共二〇二七頁。

6. 顏之推：顏氏家訓。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四十四年，諸子集成本。共四四頁。
7. 劉知幾：史通。台北，華世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四年，史通釋評本。共五四〇頁。
8. 聶崇岐：補梁書藝文志。上海，開明書店，民國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史補編本。共十頁。
9. 趙翼：廿二史劄記。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六十年。共五五四頁。
10. 梁啓超：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。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五十六年，人人文庫本。共二五四頁。
11. 譚正璧：中國文學史。台北，華正書局，民國四十五年。共四二四頁。
12. 趙景深：中國文學史。台北，中新書局，民國六十六年。共一九八頁。
13. 蘇雪林：中國文學史。台北，光啓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九年。共二七六頁。
14. 葉慶炳：中國文學史。台北，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六十三年。共六〇七頁。
15. 馮沅君、陸侃如：中國詩史。台北，明倫書局，出版年月不詳。共八一八頁。
16. 葛賢寧：中國詩史。台北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民國四十五年。共四一七頁。
17. 丁嬰：中國歷代詩選。台北，宏業書局，民國六十二年。共九七六頁。
18. 李曰剛：中國文學流變史(三)詩歌編(上)。台北，聯貫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二年。共二五四頁。
19. 丁福保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。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國五十一年。共一七三四頁。
20. 張溥：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。台北，文津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八年。共五一六六頁。
21. 仇兆鰲：杜詩詳註。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五年。共一三五八頁。
22. 陳延傑：詩品注。台北，開明書店，民國五十七年。共一三二頁。
23. 張邦基：墨莊漫錄。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二十五年，叢書集成初編本。共一一八頁。
24. 姚範：援鶉堂筆記。台北，廣文書局，民國六十年。共二〇七二頁。
25. 錢穆：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的關係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三)。台北，東大書局，民國六十六年。頁一三四～一九九。
26. 何融：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。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。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國六十年。頁六五～九六。
27. 朱東潤：詩人吳均。新月月刊二卷九期。上海，新月書店，民國十八年十一月。頁一～一九。
28. 華中：關於何遜集。本鐸雜誌月刊第三期。台北，木鐸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一年七月。頁一三～一四。